

Li Qingzhao's Poems

知 秋 书 系

倚门回首 嗅青梅

——李清照词传

郑洛依◎著

她这一生，
唯做了个“易安”的美梦，
就如当年低头轻嗅的青梅，
刚结果时浓香馥郁，
但最终，
却经风沐雨未熟先落。

李清照 | 北宋风流的最后回响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知
秋
书
系

李清照
——
北宋风流的最后回响

倚门回首 嗅青梅

——
李清照词传

郑洛依◎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倚门回首嗅青梅：李清照词传 / 郑洛依著. -- 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143-5947-3

I. ①倚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李清照（1084-约1151）—传记②李清照（1084~1151）—宋词—诗歌欣赏IV. ①I247.5
IV. ①K825.6②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39187号

倚门回首嗅青梅：李清照词传

著 者 郑洛依

责任编辑 杨学庆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（传真）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enpita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8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947-3

定 价 38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目录

CONTENTS

李 清 照 词 传

前言 愿时光清浅，许你安然 / 1

第一章 少年花事心头绕 / 7

1. 最是难忘少年事 / 9
2. 花事绕心头，知否知否 / 14
3. 这个秋日比别处温柔 / 20
4. 女儿情怀总是诗 / 26

第二章 心悦君兮添相思 / 31

1. 秋千架下的情窦初开 / 33
2. 心悦君兮愿君知 / 39
3. 怕相思，又相思 / 45
4. 凝眸深处，幸得有君在 / 50



李 清 照 词 传

第三章 别情愁浓负佳期 / 57

1. 莫让风流负佳期/59
2. 暖风熏春草，却是近黄昏/66
3. 自是花中第一流/72
4. 天上愁浓，人间益甚/78

第四章 归来也，未错过 / 85

1. 归来也，不负东君/87
2. 江梅渐好，怎奈风吹瘦/92

第五章 青州一觉梦十年 / 99

1. 一个人的白首之约/101
2. 春色深深，惶恐切切/109
3. 武陵人远，新愁又添/114
4. 斜风细雨乱青州/120

目录

CONTENTS

李 清 照 词 传

第六章 至亲至疏夫妻 / 127

1. 酒意诗情谁与共/129
2. 至亲至疏夫妻/134
3. 山高水远，斯人何在/140
4. 易安倜傥，有丈夫气/146

第七章 梦远不成归 / 151

1. 踏尽红尘，何处是吾乡/153
2. 不悔梦归处，只恨太匆匆/158
3. 被乱世辜负，也被乱世打磨/164
4. 苦就苦在不合时宜/169
5. 一树梅花别样滋味/175

第八章 半死梧桐倾城殇 / 181

1. 半死梧桐，失伴鸳鸯/183



李 清 照 词 传

2. 最怕，当时只道是寻常/189
3. 纵是伤情却也从容/195
4. 在人事已非的景色里爱你/201
5. 乱世劫，倾城殇/207
6. 美丽的东西没有家/213

第九章 青鸟不到，生死两端 / 219

1. 梅花落满荒原/221
2. 他们站在生死的两岸/227
3. 盛世汴京，一场破碎的清梦/234
4. 青鸟不到的地方/239
5. 是谁多事种芭蕉/244

前言

愿时光清浅，许你安然

有人说李易安一生只写了两本书，一本叫作《漱玉词》，一本叫作爱情。

初次读到这句话，竟有几分怦然心动。这个评价浓情满满，又很浪漫，赞了她的绝代才华，又说了她的人生侧重。惊艳之后再一咂摸，却又觉得浅薄了。

《漱玉词》在词史上的成就，已被后世学者拆开揉碎，无须赘言，便说后者。

爱情于她委实重要，一卷《漱玉词》，十之七八都有情的影子。从情窦初开的懵懂怀春，到与子偕老的新婚祈愿，再到深闺梦里的刻骨相思，岁月一寸一缕地爬上她的眼角眉梢，至深至重的爱情与时光一同成长。

花朵萎于风雨比萎于时光更让人唏嘘，这是悲剧的美，遗憾的美。美好的东西，易遭天妒，她的爱情也遭遇了类似的诅咒。丈夫暴卒之后，她所有关于爱情和幸福的设想，顷刻化为齑粉。后来易安再嫁张汝舟，与其说是对旧时光的背叛，不如说是希望落空后的茫然挣扎，因为期待太浅，就连赌注也下得轻率，结果只能潦草收尾，再添伤心。

这个女人，确实曾把爱情从传统的婚姻观念中剥离出来，追求爱的纯粹与独立、平等和自由。她一生最快乐和最痛苦的极端体验，或许都与爱情有关。然而，如果才情与爱情是人生的两个标签，李清照便也只是个才华横溢、风华绝代的佳人，但只凭这些恐怕难以俘获后世那么多人的追慕与敬意。自古以来，临水照花、卓尔不群的才女很多，情路坎坷爱得炫目的女子也不少，然而，留名青史的众多脂粉红颜，却无一人能与易安比肩。

欣赏她的才华，由此记住了她；沉醉于她的爱情，所以靠近了她；倾慕于她的人格，才最终爱上了她——这样的心路历程，不知是否有人唱和。以上种种相加，已经足够动人，再有乱世作为幕景，她的一生更显跌宕，世事大起大落，命运大悲大喜。

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李清照生活的时代，富丽堂皇的车

與华盖早已破破烂烂，表面风光已然遮不住内里的千疮百孔，每行一步都唧当作响。

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金人，挥戈南下，如疾风席卷，摧枯拉朽般冲垮了外强中干的大国防线，乡野间处处告急，庙堂上偏偏还有人做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式的盛世美梦，梦里都是《东京梦华录》里的繁荣鼎盛，醒来后只剩一枕涎水、双目空洞。

靖康二年（1127），金人掳走徽、钦二帝，倒被康王赵构捡了个便宜，他手忙脚乱地在赵家百年基业上划了一刀，建立南宋，这就算和北宋兄弟分家单过了。独立门户的新朝廷极是大方，不仅没有替父兄报仇雪耻的打算，还数次屈膝乞降以求宅院平安。自此，南宋偏安一隅，直至气数耗尽。

这一年，李清照四十四岁，人至中年，生活陡然生变。

近人王国维说：“北宋风流，渡江遂绝。”北宋文人的风雅气韵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，十足的豁达清雅。与之相比，南宋词人失了从容，因为他们有绵密的不忿与伤心，化到纸上容易走极端，或喷薄出汹涌澎湃的豪情壮志，或陷入归隐书斋的绵密工丽。不做词学上的高低比较，只说文学与家国，从来都是同命运、共悲欢。

当个人渺小的命运与庞大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后，最平淡的愿望，终归也是奢望。清照有幸，见证了盛世北宋的最后狂欢，曾沉溺于得到的快乐，即便偶有相思苦，底色依然温暖明媚，一卷《漱玉词》颇有北宋风流最后回响；清照不幸，一生唯做了个“易安”的美梦，终不能成真，她像多数南渡文人一样，尝尽颠沛之苦、黍离之悲，再多诗情画意也添了凄怆而悲壮的伤心。

在那个遥远的年代，一个透明的青色世界，桂花落尽青梅未黄。有个素衣女子，满目期待，望着北方。她这一生，便如当年低头轻嗅的青梅，刚结果时浓香馥郁，惹人爱慕、惹人驻足、惹人回望；但最终经风沐雨未熟先落，惹人慨叹、惹人怜惜、惹人心疼。

这副女儿情态，也不是全部的她，“易安倜傥，有丈夫气”，有人爱慕她的柔情，就有人敬慕她的侠骨。在那个男子主导文坛的时代，她把酒言欢，满腹心志诉诸文字；在那个偏安朝廷畏缩不前的年代，她凛然执笔讽喻今古。

她柔情与侠骨并存，怅绪与凛然兼具，不温不火，只是刚刚好，既有巾帼之淑贤，更兼须眉之刚毅；既有妇人哀怨之感慨，又有英雄救世之忧思。

有人说易安的词是心性的自然流露，纯净清澈不含杂

质，从不显摆幸福，也不想博人眼泪。她想做的事、想说的话，虽付诸笔端任后人品玩，但实际上却无意与人共享。所谓情绪，其实是非常私人的“物件”，即使门户大开，旁人再三窥探还是难以见其全貌。所以，我们终归还是不懂她。

她有太多的好，说不完道不尽，却越说越让人遗憾。用一句俗滥的话说，就是“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”。我们爱煞她的才华，爱她做人的高格、做诗的情趣、做事的原则，或许唯有在乱世里，她才能绽放出这样璀璨的光芒。她生活的那个时代，是最好的，也是最糟的；她被那个时代成全，又被那个时代毁灭。

若有来生，只盼她平淡安然、一生静好，不再被乱世烽烟湮没。

第一章

少年花事心头绕

她们的爱情，纵使来了也多半藏着，藏得久了就会酿成带着诗意的美酒。这一坛女儿红，只有等到凤冠霞帔上了身，才能开封。

1. 最是难忘少年事

如梦令（常记溪亭日暮）

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，
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多数人与李清照的初次照面，都是从这首《如梦令》开始。

彼时，晴朗的阳光穿透疏密间杂的枝丫，斑驳的投影滚动在教室的窗台。正是晨读时间，“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”，刻意的抑扬顿挫，夹杂着顽皮孩子的嬉笑。下课铃声骤然响起，松柏间栖息的鸦鹊拍着翅膀，扑棱棱地从窗前掠过。

忆及这一幕，嘴角会不禁上扬。这便是在小学课堂，

邂逅了这首小令。少年事最是难忘，纵使跨越千年，心情依旧相通——两三好友，荡舟、饮酒、赏莲，往昔游玩时的快乐绽放在眉目间，李清照定然忍不住笑了，以至于那肆意而明媚的欢喜，似乎马上就要从笔端流淌出来。

那个清新妍丽、秀中有骨的女子，置身溪亭，轻歌高吟、展眉浅笑，这画面是浅的、静的；待这群游兴稍减的少女荡舟荷塘深处，摇橹声与嬉闹声响成一片，早已是落日渐斜，余晖掩映，这色调又是浓的、闹的。

静谧与喧笑共成，清雅与浓丽相间，宛如水墨风景的妙处。泛舟流连忘返、酒醉以致迷路的李清照，也成了这幅用笔寥寥的日暮晚归画中令人难忘的定格。

“常记”一出，便知这是一首忆昔词。这次出游实是旧事，时间是已逝的某个夏季，地点是溪亭。

这“溪亭”不是泛指某个溪边凉亭，它或为济南城西某地的地名，或为济南名泉之一的溪亭泉，学者们向来对此莫衷一是。关于前者，有苏辙的诗《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》为佐，这首诗作于苏辙在济南任职期间，溪亭是名医徐正权的私人园林。至于后者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因党争之祸被罢官之后，曾居住在济南，而溪亭泉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，李清照很有可能曾在此期间泛舟游湖。

泛舟游玩，需要酒来助兴。在南宋人黄昇的《花庵